

千里隴原路，寸心總牽情



鄉情涓涓

申玉潔

初到學校的夜晚，窗外懸着一輪清輝流轉的月。我坐在宿舍書桌前，指尖撫過攤開的課本，目光卻不由自主飄向西北——那裏是甘肅，是我闊別千里的家鄉，是「大漠孤煙直」的遼闊，是「長河落日圓」的壯闊，更是藏着我牽掛的父母的地方。風穿過樓道帶來幾分涼意，也吹亂了我心頭翻湧的思念。

還記得高考填報志願的那個盛夏，蟬鳴聒噪得要掀翻整個青春。那時的我，滿心都是逃離：逃離父母的嘮叨，逃離家鄉平淡的日常，逃離被風沙吹過的黃土地，總覺得外面的世界天大地大，有繁華都市，有自由空氣，有我嚮往的詩與遠方。我嫌父母管控太細，嫌他們總叮囑「早點睡」「注意安全」，嫌家鄉的風太硬、水太涼，日子太過無趣。於是，我義無反顧選擇了千里之外的大學，看着錄取通知書上陌生的城市，心裏滿是雀躍，彷彿終於掙脫束縛，要奔赴屬於自己的廣闊天地。

出發那天，父母送我到校。校園裏人潮湧動，母親的手始終緊緊攥着我的行李箱，反覆摩挲我衣角，像是要把我的模樣刻進心底。父親沉默地站在一旁，幫我整理好背包，把一沓現金塞進我兜裏，又把包裹塞了滿滿一袋家鄉的清油點心——那是我從小吃到的味道，藏着隴原特有的醇厚。父母離開的夜晚，特意來宿舍看我，母親眼眶泛紅，父親神情裏滿是牽掛。而那時的我，只沉浸在獲得自由的喜悅

中，淡淡地看着他們遠去的身影，未曾想過，這千里之別，竟讓思念成為往後日子裏綿綿長的底色。

初到大學的日子，新鮮又自由。沒有父母的每日叮囑，我可以熬夜刷視頻，隨心所欲安排時間，彷彿活成了嚮往的樣子。可這份自由，卻像隴原的風，看似無拘無束，卻藏着無處安放的空曠。第一次獨自去食堂，陌生的飯菜讓我突然想起母親做的漿水麵，那酸香開胃的味道，是食堂永遠復刻不出的溫暖；第一次生病臥床，身邊沒有遞水餵藥的身影，才想起父母總會第一時間帶我去醫院，用粗糙的大手輕輕拍着我的背；第一次遭遇學業挫折，滿心委屈無處傾訴，才發現最懂我的，還是老家那盞燈下等我回家的父母。

原來，我所謂的「逃離」，不過是從溫暖的避風港，駛向了孤單的曠野。那些曾經厭煩的管控，如今想來都是最踏實的呵護；那些曾經平淡的日常，如今回望皆是最珍貴的時光。我終於明白，父母的每一句叮囑，都藏着小心翼翼的愛；每一次放手，都藏着深不見底的牽掛。他們從未想過束縛我的腳步，只是用自己的方式，把我護在羽翼之下，讓我永遠做他們最疼愛的孩子。

大三時，學業壓力與未來的迷茫，像小山般壓在肩頭。獨自走在異鄉街頭，看着車水馬龍、萬家燈火，卻沒有一盞為我而亮；獨自扛過所有委



●風吹亂了我心頭翻湧的思念。 AI繪圖

屈與艱難，才深刻體會到「遠走他鄉」四個字裏藏着的寂寞與孤獨。這種孤單，不是身邊無人，而是心底空落；不是無依無靠，而是無人懂我對家鄉的眷戀。我開始瘋狂想念甘肅的風，想念它吹過黃土高原的粗粵與溫度；想念洮河邊的落日，那沉入河面的紅日，像極了母親灶台上溫暖的燈；想念清晨熱氣騰騰的牛肉麵，想念父親的

叮囑、母親的嘮叨，想念那片我曾拚命逃離，如今卻魂牽夢繞的土地。

我常常在深夜翻看家鄉的照片，看大漠孤煙的壯闊，看黃河落日的唯美，彷彿這樣就能離家鄉近一點。視頻電話裏，母親總笑着給我看看家裏的變化：院子裏的雪、父親種的西瓜花、新換的暖氣爐。他們從不說我想我，只一遍遍問我「吃得好不好」「穿得暖不暖」，把思念藏在細碎的關懷裏。我也總笑着說「一切都好」，可掛了電話，眼淚總會忍不住落下——我知道，他們看穿了我的逞強，卻從未拆穿，只是用更溫柔的方式，守護着千里之外的我。

我曾以為，成長是掙脫束縛、獨自闖蕩。如今才懂，真正的成長，是歷經千帆後，仍能被父母當作孩子，仍能心安地思念家鄉，仍能帶着他們的愛勇敢前行。離家千里，我不再是那個一心逃離的孩童，而是懂得感恩與思念的大人。我學會了照顧自己，學會了直面風雨，學會了把思念藏心底，把堅強掛臉上。

大漠孤煙的遼闊，藏着我对家鄉的眷戀；黃河落日的唯美，映着我對父母的思念。千里隴原路，寸心總牽情。無論我走多遠，家鄉的風永遠吹向我，父母的愛永遠圍着我。這份思念，是牽掛，是感恩，更是我前行路上最溫暖的底氣。願遠方的父母歲歲安康，願千里之外的我不負韶華、不負牽掛，辭家千里，務必爭氣！

那天之後

顏崇道

我這輩子活得潦草
就像沒貼郵票的信件
沒能和你好好吃頓飯
成了我最大的遺憾

冷風穿過晾衣繩
吹走了約好的時間
瑣碎日子碎成渣

落在廚房的瓷磚

院子裏只剩舊單車

樓道燈還為你亮着

若某天在菜市場遇見
會不會假裝低頭挑菜葉

玫瑰早成了灰

暖氣片沒了餘溫

朋友圈裏都在晒幸福

我對着日曆發呆

情人節不過星期二
晾在陽台的襯衫還濕着

冰箱裏剩的半盒奶
過期前沒人喝了

時代詩行

寒夜客來茶當酒

筆尖故事

蘇閱涵

午夜過後，下起了雪。我坐在書桌前，對着一本攤開的書出神，其實一個字也讀不進。就在這時候，門被敲響了。

開門一看，竟是我的鄰居，一位退了休的老鉗工。他肩上沾着雪粒，手裏提着一個小小的竹篾食盒。「見你燈還亮着，」他聲音有些啞，「剛蒸好一籠，想着你大概也沒睡。」

他帶進一股凜冽的雪氣，還有一絲極幽微的香。食盒揭開，白濛濛的熱氣騰起。裏面是幾隻碟子：一碟烏黑油亮的梅乾菜，一碟薄片臘肉，幾枚去核的深紅紅棗。中間一隻青瓷碗，盛着剛出籠的米飯。

「用茶當酒，」他在我對面坐下，「我們那會兒上夜班，半夜餓了，老師傅們就愛弄這個。」

他動手將梅乾菜茸勻鋪在熱飯上。深褐的菜茸一碰到雪白的飯，那股幽微的香氣陡然濃烈起來——是被陽光和時光反覆醃透的鹹香，醇厚得像一段往事。他又鋪上臘肉，肥的部分被熱氣熏得晶瑩，瘦的部分愈發深紅緊實。最後撒上紅棗，紅、黑、白、金，錯落在青瓷碗裏，竟有了幾分古畫裏「歲寒清供」的意趣。

我學着他的樣子拌開。梅乾菜的鹹香、臘肉的醇厚、紅棗的清甜、米飯的甘香，全被熱氣調和在一起。米粒油潤，裹上烏亮的醬色，間或咬到一粒菜梗或一絲肉筋，便是意外的驚喜。紅棗早已酥爛，甜味絲絲縷縷化在飯裏，解了膩，又添了豐腴。

窗外的雪似乎密了些。屋裏極靜，只有筷子偶爾碰到碗邊的清音。熱氣氤氳上來，籠着他的臉，那平日裏刀刻般的、屬於鋼鐵與機床的冷硬線條，此刻竟被熏得柔和了。

「這梅乾菜，是我自己曬的。」他忽然開口，「挑晴天，一棵棵攤在竹匾上，白天曬太陽，晚上收進來回潮，反反覆覆。曬到後來，顏色黑得像鐵，味道卻全收在裏面了。」他頓了頓，「以前廠裏趕工，後半夜人又冷又乏，就想一口熱乎的。老師傅們就



●鄰居老鉗工帶着剛蒸好的飯菜來找我。 AI繪圖

從家裏帶點這個，用搪瓷缸子在鍋爐房邊上蒸了，大家分着吃。暖了胃，人也精神了。」

他說得平淡，我卻彷彿看見許多年前，那些同樣寒冷的深夜，巨大的廠房裏機器轟鳴尚未停歇，一角昏黃的燈光下，幾個滿身油漬的工人圍着一缸子熱氣騰騰的拌飯，沉默而滿足地分享着。那不是盛宴，只是最樸素的飯與菜的結合，卻足以抵禦漫漫長夜的寒冷與疲憊。

一碗飯不知不覺見了底。方才心頭那空落落的燥，早已被這踏實的暖意驅散，換作一片溫潤的安寧。

他擺擺手：「不用泡茶。飯飽了，身上暖了，比什麼茶啊酒的都好。」他指了指那空了的青瓷碗，「這，就是我們的『茶』。」他告辭了，提着空食盒走入紛揚的雪幕裏。

我洗淨那隻青瓷碗，碗壁上似乎還留着米飯的餘溫。忽然想起古人的句子：「寒夜客來茶當酒，竹爐湯沸火初紅。」古人圍爐煮茶，以清談當酒，是文人雅士的淡泊與情趣。而我們今夜這一碗熱氣蒸騰、五味調和的飯，何嘗不是另一種「茶當酒」？

它無關風雅，卻更貼近土地的脈搏與生活的筋骨。那是用最實在的米、最經年的菜、最耐心的火候，煨出來的一份對抗寒夜的溫度。這溫度，足以讓兩個萍水相逢的陌路人，在雪夜的一碗飯光景裏，分享了一段無聲的時光。

舊鋼筆的墨痕

窗明風和

陳松

桌角那支老鋼筆靜靜地躺在那裏，筆尖早已被歲月磨得圓鈍，彷彿一位歷盡滄桑的老者，沉默地訴說着過去的故事。筆帽內側積了一層薄薄的墨垢，那是無數個書寫日子留下的印記。每次擰開筆桿，一股淡淡的、混合着鐵鏽和陳年墨水的氣味便撲面而來，這氣味說不上好聞，卻有種難以言喻的熟悉感，總能勾起許多回憶。

筆尖在紙上劃過，總有些不聽使喚，像個倔強的孩子。寫橫畫時，常常在收尾處洩出一小團墨，像個小黑痣，頑固地留在那裏；寫豎畫時，又容易在中間斷墨，留下一道乾澀的劃痕，像是突然中斷的思緒。有時候用力稍重，筆尖就會刮擦紙面，發出「沙沙」的聲音，留下一道突兀的墨痕，像條歪扭的小蟲，彷彿在紙上爬行。這些不完美的痕跡，和那些流暢的線條混在一起，讓整頁字看起來有些參差不齊，卻也別有一番風味。

偶爾，筆尖會突然卡住，再用力一劃，就會在紙上戳出一個小小的破洞，墨水順勢暈開，像朵



●那支老鋼筆彷彿一位歷盡滄桑的老者。 AI繪圖

形狀怪異的小花，這時候，我總會無奈地停下筆。用手指輕輕彈幾下筆桿，或者對着筆尖吹口氣，希望能把那點堵塞的墨粒吹走，但往往沒寫幾行，它又會故態復萌。那種反覆與執着，讓我不禁想起年輕時的自己，一次次嘗試，又一次次面對不

盡如人意的結果。

寫完一段話，擱下筆時，總能在指尖留下點墨漬，洗也洗不淨，像層淡淡的青黑色薄繭，彷彿是書寫賦予我的勳章。那些留在紙上的墨痕，深淺不一，有的已經乾涸發灰，默默記錄着時光的流逝；有的還泛着濕潤的光澤，鮮活地呈現着書寫時的停頓與疾徐。它們不像打印那樣規整完美，卻帶着一種手寫的溫度，真實而瑣碎，充滿了生活的質感。

這支老鋼筆陪伴我度過了無數個日夜，見證了我的成長與變遷。每一道墨痕，都是我生命軌跡的一部分，承載着太多的記憶與情感。儘管它已不再完美，卻是我心中最寶貴的書寫工具，因為那些不完美的墨痕，正是我獨一無二的人生印記。

她的名字叫默默

指間歲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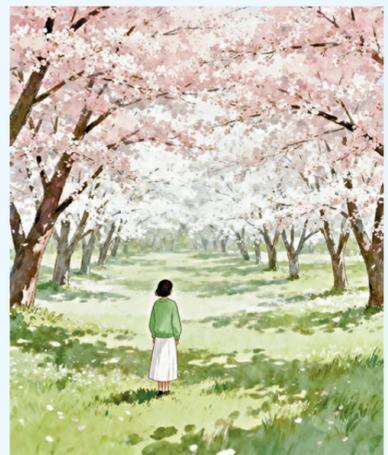
瞿楊生

「瞿太太，包裹！」樓下在喊。她應聲起身。我坐在沙發上，沒來由地愣了一下。收件人欄裏寫着「瞿太太」，這三個字我看過幾百遍，從結婚第一年看到現在。可那一刻，竟記不起上一次有人叫她名字是什麼時候。她接過包裹，隨手擱在玄關，彷彿收下一件理所應當的事。

晚飯後，她在廚房收拾碗筷，我悄悄翻出抽屜。最底層壓着本舊相冊，掉出一張有些褪色的照片。十五年前的春天，櫻花樹下，她穿着那件薄薄的淺綠色開衫，照片背面用藍色圓珠筆寫着她的名字，旁邊還畫了一顆小小的五角星。我盯着那三個字，心裏冒出些許陌生。

戀愛時我寫過很多遍，信封上、賀卡裏、宿舍樓下的傳呼留言。那時喊她「曉蓮」，兩個字在舌尖打個轉，輕快得如同踏過台階。後來變成「蓮」，再後來是「孩子媽」，再後來是「孩兒他媽」。不知從哪一天起，那三個字就慢慢不常用了。明明還在，卻許久不曾有人叫起。

上個月孩子學校讓填家庭信息表，家長姓名一欄她習慣性寫了「瞿某某之母」，又劃掉，重新寫上那三個字。橡皮屑落在桌上，她輕輕吹走，什麼都沒說。



●十五年前的春天，她站在櫻花樹下。 AI繪圖

前幾天陪她去銀行辦業務。櫃員問：「請提供一下全名。」她報了那三個字，聲音很輕，宛若在替另一個人回答。簽完單子她隨手把筆擱下，倒是櫃檯裏的姑娘多看了一眼：「這名字真好聽。」她笑了笑，沒說話。我站在旁邊，眼前晃過當年結婚登記，她簽字時一筆一畫，寫完了還端詳片刻。那時她還年輕，名字是自己的，落下去還有回響。

夜裏睡不着，窗外的路燈把影子拉得很長，落在床頭。我問她：「這麼多年，我喊你名字少了，你介意過嗎？」她背過身去，像是困了。隔了很久，被子裏傳來悶悶的聲音：「你剛才不是喊了嗎。」我這才反應過來，方才開口問的那一句，脫口而出的是「曉蓮」。

她的聲音聽不出情緒，可我知道她沒睡着。窗簾沒拉嚴，一道細細的光斜斜切過來，照在她枕邊，也照在我手背上。我想起戀愛時第一次喊她名字，她在電話那頭停頓了兩秒，說，你叫得還挺順口。

可我那時哪裏知道，往後這十餘年，這個順口的名字會被我慢慢弄丟。而她只是站在原地，等我自己回頭。今夜，我想走到她面前，輕輕喊一聲，曉蓮。就像十五年前，櫻花樹下的那個春天。